

從北魏與南朝戰爭看河南四鎮的戰略地位

蔡金仁¹

摘要

河南四鎮在北魏與南朝對峙期間，一直是雙方爭戰的焦點，因此形成所謂的戰爭熱區，何方佔有四鎮，便容易形成戰略優勢。南朝據之，可以黃河為天險抗拒北魏；北魏佔之，黃河便不再是魏軍渡河的阻礙，且可以四鎮為南伐的前進據點。四鎮在劉宋初年全部屬於劉宋，之後遭北魏併吞，此後北魏即長期控有四鎮。而南朝為了挽回戰略劣勢，歷代均為爭奪四鎮與北魏爆發戰爭，雖曾奪回四鎮，但總是短暫的佔有，不久後又遭北魏奪回。本文以北魏與南朝在四鎮的戰爭為基礎，首先分析四鎮的地理形勢，說明其周遭山河、關隘等分布情形，接著詳述北魏與南朝環繞在四鎮的戰爭，透過雙方交戰的過程，解析四鎮對南北雙方各自的軍事價值及其在南北分裂時期的戰略地位。

關鍵詞：河南四鎮、北魏、南朝、戰爭、戰略

¹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通訊作者：蔡金仁，E-mail: kmt3320121@hotmail.com

壹、前言

河南四鎮「碣磝、滑臺、虎牢、金墉（洛陽）」自古即為黃河岸的軍事重鎮，不僅戰略地位重要，更因掌握黃河津渡權，一直是南北分裂時期南北政權爭奪的戰略要地，大一統時期或許無法凸顯其戰略地位，但在南北對峙時就益發彰顯出其重要性，尤其在南北朝時更是如此。

北魏自魏道武帝於登國元年（386）復興代國建立北魏政權後，歷代君主均南征北討拓展疆域，其中魏太武帝統一北方更進佔河南地，一直是眾多史籍與史家關注的焦點，但是魏太武帝能將北魏勢力跨越黃河對南方政權造成威脅，其基礎是河南四鎮的掌握，唯有控制四鎮，魏軍才能順利渡黃河而不會遭到任何狙擊或阻礙。若北魏無法掌控四鎮，亦即渡河的主動權操之於對方，一旦北魏欲征討南方，恐尚未在河南與南方軍隊交戰，魏軍在渡河時即已遭殲滅不少，故據此可看出掌握四鎮對北魏的重要。而南方政權亦深知控制四鎮的重要，佔有四鎮可以阻遏魏軍南下，因此如宋文帝等較積極的南朝君主，在發動北伐時都將四鎮或其中的若干鎮列為收復的戰略目標，雖然劉宋曾經收復四鎮，但旋而復失。

河南四鎮的爭奪，始終是北魏與南朝衝突時重要的研究課題，而北魏首度全部佔有四鎮是在魏明元帝時，此後四鎮長期掌控在北魏手中，這也是北魏得以形成對南朝戰略優勢的原因之一。本文從河南四鎮的戰略地位出發，探討北魏與南朝爭奪四鎮的過程，詳細分析北魏與南朝發生在四鎮的戰爭，藉由南北雙方進軍四鎮的戰略認知，剖析四鎮的戰略地位。

貳、河南四鎮的戰略地理

位於黃河南岸的河南四鎮自東而西分別為：碣磝、滑臺、虎牢、金墉。最西邊的金墉與洛陽實為攻守一體，洛陽乃東漢、曹魏、西晉故都，三百年的經營使洛陽輝煌燦爛盛極一時，然自五胡亂華西晉滅亡後遭受嚴重破壞，但是無損其居天下之中的戰略位置：「洛陽處天下之中，挾崤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¹由於洛陽在古代中國位居天下的中心位置，使其必須承受各方的壓力與攻擊，故戰略地位異常重要，如關中勢力欲東向發展，攻佔洛陽乃首要之務，若關中勢力無法控制洛陽，則東進之路必然受限；反之，若關東勢力要向西發展，先決條件必須攻下洛陽始有立足之地，進而攻佔潼關而西入關中，可見洛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四戰之地，也是兵家必爭之地。

1 〔北宋〕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收錄於〔南宋〕呂祖謙，《宋文鑒》卷 13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35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7 月），頁 1351-497。

金墉與洛陽相互比鄰，金墉位在洛陽的西北隅，由於金墉對洛陽特殊的地理方位，使金墉成為洛陽防禦體系的外圍屏障，欲攻佔洛陽須先攻下金墉，否則即便佔有洛陽，但金墉在敵對勢力手中，必然虎視眈眈窺伺洛陽，佔有洛陽的勢力猶如芒刺在背，因此佔有洛陽者必須同時佔有金墉，呈現雙城聯防的戰略態勢，由此更凸顯金墉、洛陽攻守一體的戰略特性。

虎牢在洛陽之東、滑臺之西，為河南四鎮的樞紐之地，承上啟下加上山河交錯、關隘四佈，故在四鎮中戰略地位最為重要，尤其山河形勢至為險峻，虎牢城建於大伾山之上，其東臨汜水；南與方山、鵠山、三山、紫金山相望；西有九曲山；北臨黃河。²至於虎牢四周的關隘，汜水旁有汜水關、東南有成皋故關、西南有旋門故關，稍遠處尚有黃馬關。³呂溫在《虎牢關銘》中稱虎牢「鎖天中區，控地四鄙。」⁴由此可見虎牢的天險形勢及戰略位置的重要。

虎牢的山河形勢及關隘四佈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易守難攻的城戍，不僅擁有山河的天險，更具有關隘的人工防線。虎牢城高踞大伾山上，城池居高臨下易守難攻，佔有地形優勢，欲進犯虎牢之軍隊，需採仰攻方式向上攻擊已屬不易，更何況虎牢周圍尚有方山、鵠山、三山、紫金山、九曲山等山群環繞，防守方可將兵力部署於周遭各山中，與虎牢形成區域聯防，亦即各山的部隊為虎牢的第一線防禦兵力，當發現有敵軍進攻虎牢時，可在其進至虎牢地域前即予以阻擊，若能予以擊退自然最佳，即便不能，亦能遲滯其行動增加兵士傷亡，待進至虎牢時，又需自大伾山下向上仰攻，戰力自然大減。其他幾個人工關隘亦屬相同的防禦戰術，在汜水關、成皋關、旋門關、黃馬關等關隘駐紮兵力，與各山群的駐軍形成虎牢的外圍防禦，不過要實施這種以山群、關隘組成的區域聯防，需有大量的兵力始能達到，若無大量兵力可供部署，自然是以集中兵力駐守虎牢城為佳。至於黃河和汜水等河川能否成為虎牢城的天然防線則有待商榷，端賴採取何種論點。黃河、汜水的確能形成天然障礙，但若進攻方是南朝軍隊，水軍乃其強勢兵種，克服河川障礙並非難事。另外，一旦碰到雨季河水大漲，甚至黃河氾濫時，雖然能防止敵軍接近，但也會帶來負面影響。汜水因流量、距離不會對虎牢造成太大傷害。虎牢城緊鄰黃河，一旦黃河暴漲，對虎牢城會帶來災害，城內守軍必然會投入救災，而防禦兵力的減少，勢必會對防務產生影響。

虎牢位處山嶺交錯、河川交會的地域，加上位居東西往來的交通要衝，自古即為軍事重鎮，歷來有多人對虎牢戰略形勢做了不少評論，如賈至在《虎牢關銘》中曾云：「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振之以五岳，維嵩翠焉，迫之以四瀆，洪河突焉。」⁵而酈道元則對虎牢的險峻形勢做了描述：「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

2 參見〔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1月）卷46〈河南一〉，頁1948-1953。〔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卷5《河水五》，頁395-399。

3 參見〔北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9《叢書集成初編310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新一版），頁98。

4 《讀史方輿紀要》卷46〈河南一〉引呂溫《虎牢關銘》，頁1953。

5 〔南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1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312冊》，頁312-203。

十許丈，城張翕險，崎而不平。……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苕苕孤上。」⁶誠如賈至、酈道元所言，虎牢戰略地理如此重要，故佔有虎牢等於掌握黃河東西的交通孔道，同時也控制南來北往的津渡權，因此在分裂時期，各政權爭奪虎牢的戰爭從未停止過，北魏與南朝亦然。

滑臺在河南四鎮中居虎牢與碣磬之間，《水經注疏》載：「河水又東，右逕滑臺城北。城有三重，中小城謂之滑臺城。」⁷滑臺城並不像虎牢城周遭有山河遍佈的地理形勢，滑臺地處平原，四周並無險要山脈可供防守，不論滑臺由南北哪一方掌握，北方的騎兵或南方的步兵很快即可抵達滑臺城外。另外，滑臺位於黃河南岸，鄰河而築，高峻險固，《元和郡縣圖志》載：「黃河去外城二十步。」⁸李吉甫稱滑臺外城距黃河僅二十步，可能是其所見唐代滑臺外城的情形，北魏至唐代歷經多個朝代，每個朝代都有可能整修滑臺城，故北魏時的滑臺外城不一定僅距黃河二十步。不過，滑臺城臨河而築距黃河非常近是可確知的，也因此進攻方的舟師能迅速的直抵滑臺城外，由此可見，相較於虎牢而言，滑臺欠缺天然屏障，水陸兩軍均能迅速的集結於滑臺城外，對滑臺城的防守形成莫大壓力，故滑臺的防禦需時時保持高度警戒，慕容德曾謂：「滑臺四通八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未可以高枕而待之。」⁹雖然北魏佔有滑臺時，與慕容德所處時期滑臺北通大魏、西接強秦的戰略形勢不同，但滑臺無天然險阻且能四通八達，不能高枕無憂需懷思危之心的戰略認知則無異。

如同金墉與洛陽一樣，滑臺的戰略地位須與另一處一起看待，此處即為距滑臺城北三十里的白馬津，¹⁰白馬津乃黃河下游重要的津渡之一，從此處西溯而上經由渭水可進入關中腹地直抵長安；東流而下可至青齊地區，可見掌握白馬津即掌握黃河下游東西交通的輻輳點，因此南北政權皆欲擁有白馬津的控制權，而欲控制白馬津，則必須佔有滑臺。白馬津為津渡，本身無險可守，不太可能僅佔領白馬津而未佔有滑臺，如此白馬津很容易遭佔有滑臺的勢力攻陷，故白馬津的安全需靠滑臺的防禦力量捍衛，如同佔有金墉即能控制洛陽一般；佔有滑臺始能控制白馬津。

歷來對白馬津的戰略評價，以漢代酈食其的評價最高，據《史記·酈生陸賈傳》載：¹¹

6 《水經注疏》卷5〈河水五〉，頁396-398。

7 《水經注疏》卷5〈河水五〉，頁412。

8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4月）卷8〈河南道四〉，頁128。

9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6月）卷127〈慕容德載記〉，頁3166。

10 白馬津又名黎陽津，參見〔西漢〕司馬遷，《史記》（臺北：天工書局，1985年9月）卷54〈曹相國世家〉，註十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頁2026載：「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因白馬津在黃河南岸，而其對岸則為黎陽津，故兩津渡口因沿黃河南北對峙遂得通稱焉，另參見《史記》卷89〈張耳陳餘傳〉，註一《史記索隱》，頁2574載：「白馬是津渡，其地與黎陽對岸。」

11 《史記》卷97〈酈生陸賈傳〉，頁2694。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指劉邦）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上曰：「善。」

當時已是楚漢相爭的第三年，楚、漢兩軍即將進入決戰的關鍵時刻，酈食其建議劉邦必須牢牢掌控成皋關、蜚狐口、白馬津等戰略要點，始能與項羽抗衡並成為爭奪天下的關鍵，可見白馬津的戰略地位受到高度重視，尤其分裂時期或是競奪天下時更是如此，南北朝時亦然。

碣磬在河南四鎮中乃唯一在山東境內者，其位置最東、最下游，在今山東茌平縣西南，濟水在其不遠處匯入黃河。碣磬的軍事價值在於其津渡功能及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因碣磬乃黃河下游山東境內最重要的津渡，具關鍵的交通樞紐地位，南北軍隊欲在黃河下游渡河，率多選擇碣磬津。由碣磬往西可以上溯虎牢、滑臺、金墉等其他三鎮並進入關中地區；往東可抵青齊及濱海地區，故稱碣磬為河南四鎮的東面門戶、青齊地區的西面門戶並不為過。同時，北方軍隊渡過碣磬後，黃河南岸平坦的地形，更適合機動力強的騎兵迅速進入淮河流域，若突破南方的淮河防線，更可越過淮河直抵長江進窺建康；至於南方軍隊欲在山東北渡，津渡最佳的選擇亦屬碣磬，不但渡河後即進入黃河腹地，更可西進往關中地區發展或東下青齊地區，由此可見，碣磬因具東西向、南北向的雙重戰略意義，遂成為南北政權爭奪的焦點。

《水經注疏》云：「（河水）又東北過茌平縣西。河水自鄧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又東北經碣磬城西。」¹²碣磬城臨黃河而建，城北一里處即是碣磬津，碣磬乃津名也，津有城，故以為名。¹³因碣磬城臨黃河而築，常遭黃河的衝擊破壞，「其城臨水，西南隅崩于河。……後更城之，魏立濟州，治此也。河水衝其西南隅，又崩于河。」¹⁴北魏佔有碣磬後，多次重建修葺，甚至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進一步修築碣磬外城，¹⁵北魏多次修整碣磬城所費不貲，但卻從未廢城，更常為濟州州治所在，¹⁶未曾將州治移至他處，即是著眼於國防觀點，碣磬位居水陸要津戰略地位重要，北魏須以碣磬城為據點控制碣磬津，始能掌控此處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

河南四鎮在北魏前期戰略地位重要的原因在於當時與劉宋南北對峙，劉宋在開國之初勢力北達黃河，黃河乃劉宋的北方國防線，北魏勢力尚未正式跨過黃河佔有河南地，而河南四鎮特殊的戰略地理及軍事價值，成為雙方必爭之地，魏宋皆欲得之，劉宋得之可進窺中原繼續宋武帝的北伐之志；北魏據之可減輕來自南

12 《水經注疏》卷5〈河水五〉，頁467-468。

13 參見《水經注疏》卷5〈河水五〉，頁468。

14 《水經注疏》卷5〈河水五〉，頁468-469。

15 「〔北魏〕濟州刺史刁宣復築碣磬外城。」詳見《讀史方輿紀要》卷31〈山東二〉，頁1379。

16 參見〔北齊〕魏收，《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98年9月）卷106中〈地形志中〉，頁2528。

方威脅，亦可成為南伐的前進基地，一旦突破黃河防線更可將勢力推進至淮河，是故圍繞在四鎮的烽火始終未歇。

參、河南四鎮的軍事衝突

北魏與劉宋爭奪河南四鎮的軍事衝突主要在魏明元帝和宋少帝在位時，當時四鎮全屬劉宋，劉宋沿黃河與北魏對峙，北魏不敢競奪的原因在於戰功彪炳的宋武帝在位，魏明元帝不敢撓其鋒。然宋武帝於永初三年(422)五月崩逝後，¹⁷年僅十七的宋少帝繼位，魏明元帝見時機成熟，遂揮軍爭奪河南四鎮，將其全部佔領之。但圍繞在四鎮的衝突並未結束，在魏太武帝、宋文帝南北兩大雄主的交鋒過程中，四鎮忽而屬宋、忽而屬魏，但大部分是掌控在北魏手中，宋軍有能力攻佔卻無法堅守，常佔領不久即遭魏軍奪回，故可言之，魏明元帝攻佔四鎮後即為魏土，劉宋於後續戰爭中奪回僅為曇花一現罷了。

一、金墉與洛陽的軍事衝突

洛陽在古代處天下之中，戰略形勢重要，「左成臯、右函谷，前有伊闕，後背盟津。」¹⁸西北處的金墉成為其外圍屏障，欲佔洛陽必先陷金墉，欲鞏固洛陽，必先固守金墉。劉宋佔有金墉可追溯到劉裕在東晉末年的北伐。當時金墉、洛陽乃後秦領域，劉裕於晉義熙十二年(416)八月大舉北伐，「十月，眾軍至洛陽，圍金墉。」¹⁹洛陽與金墉的攻防對能否阻遏晉軍的西進甚為重要，《晉書·姚泓載記》云：²⁰

征南姚泓時鎮洛陽，馳使請救。(姚)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泓部將趙玄說泓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眾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

姚泓部將趙玄陳述的防禦戰略無疑是正確的，應「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只要堅守金墉城，晉軍必不敢越金墉而西，且晉軍長途北伐，後勤補給困難不利久戰，應待援軍一到再合軍抗擊。然姚泓不聽，揮軍出擊結果大敗，不僅金墉、洛陽淪陷，晉軍更於次年八月攻陷長安，「生擒(姚)泓。」²¹後秦

17 參見〔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2月)卷3〈武帝紀下〉，頁59。

18 《讀史方輿記要》卷48〈河南三〉，頁2035引陸機〈洛陽記〉。

19 《宋書》卷2〈武帝紀中〉，頁36。

20 《晉書》卷119〈姚泓載記〉，頁3011。

21 《宋書》卷2〈武帝紀中〉，頁42。

亡，劉裕自此佔有金墉、洛陽，及至宋永初元年(420)開創劉宋王朝，金墉、洛陽續為宋土。

宋武帝在位時，北魏與劉宋大抵沿黃河對峙，雙方皆在黃河南北佈防。當時北魏雖已在北方立穩根基，但魏明元帝仍想越過黃河拓展疆土，只不過對宋武帝頗為忌憚，故未有軍事行動。宋永初三年(422)五月宋武帝崩，魏明元帝見機不可失，迅速於九月發動侵宋戰爭：²²

(魏明元帝)詔假司空奚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為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交趾侯周幾為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安固子公孫表為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前鋒伐劉義符(宋少帝)。

據上引文可知魏軍的前鋒部署，以司空奚斤為前鋒總指揮，宋兵將軍周幾、吳兵將軍公孫表為前鋒，動員兩萬兵力進攻河南地，「(魏明元帝)遣山陽公奚斤等率步騎二萬於滑臺渡河南討。」²³魏軍將首波戰略目標指向滑臺、虎牢，所以位居四鎮最西端的金墉和洛陽，並未立即陷入戰火。

不過金墉未受戰火波及的時間並未太久，由於劉宋虎牢守將毛德祖的堅守，魏軍屢攻不下，魏孝明帝決定改變戰略，遣鎮遠將軍于栗磾攻取虎牢西側之洛陽、金墉，準備孤立虎牢。洛陽因戰亂殘破不堪，加上無險可守，劉宋河南太守王涓之只能率軍守在西北面之金墉。于栗磾率魏軍渡河後直攻金墉，金墉宋軍大敗，宋景平元年(423)正月，王涓之無力抵抗遂棄城出逃，于栗磾順利攻佔金墉，「奚斤之征虎牢也，栗磾別率所部攻(司馬)德宗河南太守王涓之於金墉，涓之棄城遁走。」²⁴金墉陷魏，無險可守的洛陽隨後亦遭魏軍佔領。

金墉、洛陽雖然入魏，但劉宋對其爭奪並未停止，宋文帝在宋元嘉元年(424)八月即位後，秣馬厲兵做收復北方準備。七年後宋文帝見時機成熟，於元嘉七年(430)三月下詔北伐：²⁵

河南，中國多故，湮沒非所，遺黎荼炭，每用矜懷。……可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宏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以相犄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可權假節，率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

面對劉宋的大舉北伐，北魏當如何迎擊，魏廷內部分為兩派意見。一派認為應立即對來犯宋軍迎頭痛擊，令宋軍無法進入魏境。此為阻敵於境外的戰略思維，以進攻代替防守，屬積極的防禦戰略，北魏掌控戰場主動權，而非消極的被動防守。

22 《魏書》卷3〈太宗紀〉，頁62。

23 《魏書》卷97〈島夷劉義符傳〉，頁2134。

24 《魏書》卷31〈于栗磾傳〉，頁736。另引文稱王涓之為晉安帝司馬德宗河南太守有誤，此時早已改朝換代，應為宋少帝劉義符，故德宗二字改為義符始能符合史實。

25 《宋書》卷95〈索虜傳〉，頁2331。

持這種觀點的大多是南方邊將，「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宋文帝）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²⁶另一派則以漢臣崔浩為主，他不贊同先下手為強的戰略，他以後勤和氣候觀點切入，認為在當前情勢下應先撤軍暫避宋軍鋒芒。首先在氣候方面，由於魏軍以騎兵為主，不適合夏季在水域遍佈的河南地區作戰，而這正是劉宋水軍最適合作戰的季節。其次在後勤方面，宋軍長途遠征，補給線長且軍糧皆靠後方供應，故利於速戰速決，一旦戰事拖延進入冬季，河水結冰舟船不行，宋軍僅能靠陸路運糧，這正是北魏發揮騎兵優勢截糧的最佳戰機，若軍糧供應不上，宋軍戰力必然大減。魏太武帝認同崔浩的戰略思考，決定執行以退為進、先撤後攻的騎兵戰略，「今權當斂戍相避，須冬行地淨，河冰合，自更取之。」²⁷魏軍遂自河南四鎮撤軍北返，而宋軍則順勢收復四鎮，並開始部署河南防務。宋軍總指揮右將軍到彥之將金墉、洛陽防務交付建武將軍杜驥，《宋書·杜驥傳》：「索虜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杜）驥守洛陽。」²⁸

宋軍雖然收復金墉、洛陽，但並未持續太久。十月下旬北方已進入冬季，魏太武帝見時機成熟，遂發動反擊戰命魏軍大舉出擊。魏軍渡過黃河後，進攻的第一個箭頭，指向四鎮最西面的金墉，冠軍將軍安頡率魏軍從委粟津（今河南范縣東）渡過黃河發動猛烈攻勢，劉宋守將杜驥毫無作戰準備，不僅糧草儲量不足，防禦設施亦毀壞未修。杜驥面對魏軍的猛攻，竟棄金墉逃回建康。金墉失守後，洛陽失去屏障，遂遭魏軍攻陷，金墉、洛陽再為北魏所有。

洛陽乃北魏都城，京師重地自然守備嚴密，然洛陽卻在北魏末年時，一度遭南梁攻佔。當時掌握北魏大權的尔朱榮及其手下大將，均率軍在外鎮壓動亂，尔朱榮先是圍剿葛榮，接著又鎮壓燕州民王慶祖的叛亂，而元天穆和高歡等將領則在青兗地區攻打邢杲，因此洛陽附近及南方國防較為空虛。梁武帝見有機可趁，遂以南降的北魏北海王元顥為傀儡政權，於梁大通二年（528）十月命陳慶之展開北伐。²⁹陳慶之率七千梁軍一路過關斬將，往洛陽挺進。由於尔朱氏將領大多率軍在外征戰，魏孝莊帝身邊並無多少兵力可供調度，遂命左僕射楊昱「率眾鎮滎陽；尚書僕射尔朱世隆鎮虎牢。」³⁰另外再「詔（尔朱）世承守轅轅。」³¹於是楊昱守滎陽、尔朱世隆據虎牢、尔朱世承鎮轅轅的洛陽防禦體系基本成形，這三處地勢險要，均是洛陽外圍的軍事重鎮。

陳慶之兵鋒先指向滎陽，率軍直接攻城，次年五月「拔滎陽，執楊昱。」³²在攻下滎陽城後，乘勝移師伐虎牢。虎牢關乃洛陽的門戶，易守難攻。然尔朱世

26 《魏書》卷 35〈崔浩傳〉，頁 819。

27 《宋書》卷 95〈索虜傳〉，頁 2332。

28 《宋書》卷 65〈杜驥傳〉，頁 1721。

29 參見〔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12 月）卷 3〈武帝紀下〉，頁 72。

30 《魏書》卷 10〈孝莊紀〉，頁 262。

31 《魏書》卷 75〈尔朱世承傳〉，頁 1671。「轅轅」於《魏書·孝莊紀》作「嶠峽」，參見《魏書》卷 10〈孝莊紀〉，頁 262 載：「侍中尔朱世承鎮嶠峽。」

32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西南書局，1982 年 9 月）卷 153〈梁紀九〉，武帝中大通元年，頁 4759。

隆竟懼於陳慶之屢戰屢勝之聲威，棄城而走。洛陽外圍三陣僅剩尔朱世承鎮守的轅轅。孤軍作戰的尔朱世承不敵梁軍攻勢，戰敗被殺。滎陽、虎牢、轅轅三鎮均遭梁軍攻佔，洛陽門戶洞開，魏孝莊帝不得已出城北逃，梁中大通元年(529)五月「元顥入洛(陽)」。³³梁軍雖佔洛陽，但並未能持久，主因在梁武帝未繼續遣軍增援。而尔朱榮見洛陽失陷，急調各路兵馬準備收復洛陽。七月戊辰，尔朱榮遣「都督尔朱兆、賀拔勝從硤石夜濟」。³⁴魏軍渡黃河後逕攻洛陽，梁軍大敗，陳慶之「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³⁵南梁佔有洛陽不過兩個月，隨即遭北魏奪回。³⁶

二、滑臺的軍事衝突

北魏在魏明元帝時曾佔有滑臺，但卻遭劉裕奪取，此次爭奪滑臺背景是已掌握東晉大權的劉裕於晉義熙十二年(416)三月北伐後秦，引爆雙方對滑臺的爭奪。當時北魏內部對劉裕攻打後秦頗有疑慮，分為戰、和兩派。主戰派認為，就國防情勢及人情義理而言，應截擊晉軍：³⁷

外朝公卿咸曰：「函穀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劉)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為易。揚言伐姚(泓)，意或難測。假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

由「外朝公卿」一語可知對劉裕主戰乃魏廷主流意見，他們認為劉裕的戰略目標雖為後秦，然是否誠如其所言實未可知，若晉軍登黃河北岸後兵鋒轉向北魏，屆時應變不及恐會遭致嚴重損失，故應掌握戰略先機，出兵截斷晉軍西進之路，此為國防安全的觀點。至於人情義理，則是魏明元帝娶後秦西平公主，³⁸西平公主乃姚興之女、姚泓之妹，兩國有姻親關係，加上後秦主姚泓面對劉裕的大軍壓境，曾遣使向北魏求援，「(姚)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³⁹故主戰派認為應出兵攔截晉軍。至於主和派的漢臣崔浩則反對與晉軍衝突，他認為劉裕的戰略目標應為後秦無疑，若驟然出兵阻斷其西進之路，極可能導致劉裕不滿，一旦劉裕放棄進攻後秦轉而進攻北魏，形勢對北魏較為不利，因為北方柔然是否會趁北魏在南方與晉軍爭戰時趁機襲擊，實未可知，故崔浩認為應採中立政策。魏明元帝

33 《魏書》卷10〈孝莊紀〉，頁262。《梁書》卷3〈武帝紀下〉，頁73載：「乙亥，元顥入洛陽。」有一天之誤差。另據《資治通鑑》卷153〈梁紀九〉，武帝中大通元年，頁4760載：「丙子，顥入洛陽宮。」《魏書·孝莊紀》與《資治通鑑》均載元顥丙子入洛陽，僅《梁書·武帝紀》書乙亥日，今從《魏書》、《資治通鑑》。

34 《魏書》卷10〈孝莊紀〉，頁262。

35 〔北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臺北：三民書局，1994年3月)卷2〈城東·平等寺〉，頁173。

36 《梁書》卷32〈陳慶之傳〉，頁463載：「〔元〕顥據洛陽六十五日。」

37 《魏書》卷35〈崔浩傳〉，頁809。

38 參見《魏書》卷3〈太宗紀〉，頁56。

39 《晉書》卷119〈姚泓載記〉，頁3016。

綜合戰、和雙方意見，原則上對東晉與後秦的戰爭持旁觀態度。對劉裕不主動出擊，除非他轉向進攻北魏，魏軍才會反擊，但為預防劉裕猝然襲擊北魏，遣司徒長孫嵩、振威將軍娥清率十萬步騎屯列黃河北岸，⁴⁰嚴密監控晉軍動向。

北魏雖採中立之策，但九月晉軍沿黃河西進時，仍與滑臺魏軍爆發衝突。劉裕顧慮到若不能控制滑臺，晉軍將無法安全西進，因滑臺魏軍隨時可從側翼或背後襲擊晉軍，故為了行軍安全須佔有滑臺，不過當晉軍準備進攻滑臺時，形勢卻突然發生變化：⁴¹

司馬德宗（晉安帝）相劉裕，汴河伐姚泓，遣其部將王仲德為前鋒，從陸道至梁城。兗州刺史尉建畏懦，棄州北渡，王仲德遂入滑臺。

北魏滑臺守將兗州刺史尉建不戰而逃，晉軍順利進佔滑臺。魏明元帝對尉建的懦弱大為震驚與憤怒，迅速做出反應，「詔將軍叔孫建等渡河，耀威滑臺，斬尉建於城下。」⁴²由於滑臺意外淪陷，魏廷主戰派聲音抬頭，而魏明元帝也無法接受滑臺陷晉，下令魏軍出擊，雙方衝突一觸即發。

劉裕的戰略目標是後秦非北魏，他不願和北魏發生衝突，若雙方衝突擴大，滅後秦的戰略目標恐無法實現，於是採低姿態遣使王仲德向北魏交涉，「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⁴³雖然劉裕本意是要向北魏借道，但是既然兵不血刃進入滑臺，也就沒有再退出之意，因滑臺控制渡口白馬津，戰略地位重要，豈能輕易撤出。魏明元帝見劉裕並無歸還滑臺之意，決定以武力奪回滑臺，雙方於晉義熙十三年（417）二月爆發畔城（今山東聊城市南）之戰。魏明元帝「詔司徒長孫嵩率諸軍邀擊劉裕，戰於畔城。」⁴⁴可見畔城之戰魏軍由長孫嵩指揮，至於晉軍指揮官則由出身將家「果銳善騎乘」⁴⁵的寧朔將軍朱超石擔任，兩軍戰鬥經過，據《宋書·朱超石傳》載：⁴⁶

（魏軍）乃進圍（晉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眾少兵弱，……遂肉薄攻營。……超石初行，別齎大鎚並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虜。虜眾不能當，一時奔潰，……超石率胡藩、劉榮祖等追之，復為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走。

《宋書》載畔城之戰為晉勝魏敗，是否有誇勝之嫌？另據《魏書·天象志》：⁴⁷

40 《魏書》卷 97〈島夷劉裕傳〉，頁 2133。另參見《資治通鑑》卷 118〈晉紀四十〉，安帝義熙十三年，頁 3702。

41 《魏書》卷 3〈太宗紀〉，頁 56。

42 《魏書》卷 3〈太宗紀〉，頁 56。

43 《魏書》卷 29〈叔孫建傳〉，頁 703。

44 《魏書》卷 3〈太宗紀〉，頁 57。

45 《宋書》卷 48〈朱超石傳〉，頁 1425。

46 《宋書》卷 48〈朱超石傳〉，頁 1425-1426。

47 《魏書》卷 105 之 3〈天象志三〉，頁 2396。

（劉）裕陷我滑臺，兗州刺史尉建以畏懦斬。時崔浩欲勿戰，上（指魏明元帝）難違眾議，詔司徒（長孫）嵩率師逐之，及晉人戰于畔城，魏師敗績。

由「魏師敗績」一語觀之，南北史書皆云魏軍失利，足證畔城之戰晉勝魏敗確為事實。

畔城之戰對於北魏和劉裕的戰略意義有三，其一：此戰役為北魏與劉裕及其劉宋王朝的第一場戰爭，戰爭結果劉裕勝出，可見在劉裕當權的東晉末及劉宋初，南方的力量足以與北方抗衡，當然，此時北魏尚未統一北方，其國力尚未達至頂峰亦是一大因素。其二：確立滑臺的歸屬。若北魏在畔城之戰獲勝，必然會乘勝奪回滑臺，然因畔城受挫，故使南方佔領滑臺成為事實。其三：是魏明元帝對劉裕的北伐態度，放棄主動出擊回歸原來沿河防守的防禦態勢。

前文述及，魏明元帝利用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崩逝的時機發動河南地戰爭欲奪取河南四鎮，滑臺也成為雙方再次爭奪的焦點，魏明元帝遣司空奚斤領兵進攻滑臺。奚斤於該年十月「領步騎二萬餘人，於滑臺西南東燕縣界石濟南渡。」⁴⁸當時劉宋滑臺守將乃東郡太守王景度，他率守軍發揮南人守城優勢，魏軍久攻不下，奚斤遂向魏廷請求增援，「（奚斤）攻滑臺，不拔，求濟師。」⁴⁹不料卻遭到魏明元帝指責，更有御駕親征的打算，「議親南討，為其聲援。」⁵⁰

在魏明元帝親自督戰的壓力下，奚斤向滑臺發動猛烈攻勢，王景度漸感不支，遂向虎牢守將司州刺史毛德祖求援，《宋書·索虜傳》：⁵¹

德祖以滑臺戍人少，使翟廣募軍中壯士，遣寧遠將軍劉芳之率領，助景度守。芳之將八十餘人，突得入城。德祖又遣討虜將軍、弘農太守竇應明領五百人，建武將軍竇霸領二百五十人，並以水軍相繼發，咸受翟廣節度。

然而雙方兵力太過懸殊，魏軍達二萬餘人，滑臺守軍不過三千，加上毛德祖所遣援軍，總和不過四千人左右，估計不超過五千人。⁵²魏軍和滑臺宋軍兵力對比約為四比一或五比一之間，由於兵力差距太大，滑臺終遭魏軍攻陷：⁵³

十一月，虜（魏軍）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

48 《宋書》卷 95〈索虜傳〉，頁 2323。

49 《魏書》卷 29〈奚斤傳〉，頁 698。

50 《魏書》卷 3〈太宗紀〉，頁 62。

51 《宋書》卷 95〈索虜傳〉，頁 2323。

52 《宋書》卷 95〈索虜傳〉，頁 2323 載：「永初三年（422）十月，（拓跋）嗣自率眾至方城，遣鄭兵將軍揚州刺史山陽公達奚斤、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蒼梧公公孫表、尚書滑稽，領步騎二萬餘人，於滑臺西南東燕縣界石濟南渡，輜重弱眾自隨。滑臺戍主、寧遠將軍、東郡太守王景度馳告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遣司馬翟廣率參軍龐諶、上黨太守劉談之等步騎三千拒之。」由此可見面對魏軍的攻勢，毛德祖派出三千援軍增援滑臺，然原滑臺守軍數目不明，估計不會太多，應在一至二千之間。

53 《宋書》卷 95〈索虜傳〉，頁 2323。

滑臺自晉義熙十二年(416)九月遭劉裕佔領後，北魏終於在宋永初三年(422)十一月收復失陷六年的滑臺。

宋元嘉七年(430)三月宋文帝的大舉北伐，滑臺再度成為戰場。由於魏太武帝採行「斂戍相避以退為進戰略」，避開在夏季與宋軍的水軍作戰，準備在秋冬時河水結冰，再以優勢騎兵與宋軍決戰，因此下令河南四鎮駐軍北撤，宋軍輕而易舉佔領四鎮，劉宋北伐軍總指揮到彥之隨即命朱脩之鎮守滑臺，「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⁵⁴

十月下旬北方已進入冬季，魏太武帝見時機成熟，下令大舉反攻河南四鎮，其中魏宋兩軍在滑臺的攻防尤為激烈。魏軍準備在七女津渡黃河進攻滑臺，到彥之為阻魏軍渡河，命人破壞渡船，不料失敗，《魏書·世祖紀》：「時河北諸軍會于七女津，彥之恐軍南度，遣將王蟠龍泝流欲盜官船，征南大將軍杜超等擊破斬之。」⁵⁵魏軍渡河後，到彥之懾於魏軍的軍威，竟欲撤軍南返，但遭到其他將領反對。當時魏軍已攻占金墉、洛陽、虎牢諸城戍，一旦魏軍攻佔滑臺，河南地將再度成為魏境，故應全力固守滑臺，再以滑臺為據點反攻，宋軍王仲德、垣護之等將領均持此論點，如垣護之曾諫阻到彥之云：⁵⁶

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不同。……宜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脩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洛遊魂，自然奔退。……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

然到彥之無心戀戰，不顧滑臺尚有朱脩之部堅守，竟下令撤軍。宋文帝對到彥之的懼戰、畏懦至為憤怒，迅速罷其官職，並令檀道濟率軍馳援滑臺。檀道濟乃劉宋猛將，隨宋武帝南征北討，作戰經驗豐富，頗具將才。劉宋援軍在其率領下，與各地魏軍大小三十餘戰，雖然迭獲勝利且推進至歷城，滑臺已近在咫尺，但魏將叔孫建為阻止檀道濟繼續往滑臺挺進，決定截斷宋軍糧道，「(叔孫)建分軍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⁵⁷檀道濟的援軍因缺糧無法推進至滑臺，而滑臺情況也更加危急，「脩之戍滑臺，為虜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熏鼠食之。」⁵⁸在糧盡援絕情況下，堅守數月的滑臺終於在宋元嘉八年(431)遭魏軍攻破，「二月辛酉，安頡、司馬楚之平滑臺，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⁵⁹

宋文帝在元嘉七年(430)的首度北伐失敗後，經二十年的休養生息，元嘉二十七年(450)七月再度下詔北伐，河南四鎮再度捲入戰火，滑臺亦不例外。魏太武帝面對劉宋的大舉出擊，初始的戰略思想仍是暫採守勢，待進入冬季再反擊，

54 〔唐〕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4月)卷25〈到彥之傳〉，頁675。

55 《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77。

56 《宋書》卷50〈垣護之傳〉，頁1449。

57 《魏書》卷29〈叔孫建傳〉，頁705。

58 《宋書》卷76〈朱脩之傳〉，頁1969。

59 《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78。

他認為「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棉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⁶⁰由於魏軍採守勢未做太大抵抗，四鎮之一的碯碯先被宋軍攻下，接著青州重鎮樂安又遭宋軍攻陷。宋軍接著將戰略目標指向滑臺，由寧朔將軍王玄謨率軍進攻滑臺。而魏太武帝見碯碯、樂安已失，若滑臺再陷，會影響後續的反攻計畫，遂放棄先守後攻戰略，轉而增強滑臺防禦力量，準備與宋軍正面對決。

王玄謨所率軍隊乃宋軍之精銳，器械精良，又得河、洛地區百姓擁護，迅速對滑臺形成包圍，若王玄謨加強攻勢或許能攻下滑臺，然因王玄謨貪財好利、殺戮過甚，加上剛愎自用，不允部將所請採用火攻，《宋書·王玄謨傳》：⁶¹

玄謨專依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眾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即撤壞之，空地以為窟室。及魏救將至，眾請發車為營，又不從，將士多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

由於王玄謨指揮失當，加上將士離心及大失民心，宋軍圍攻滑臺數月仍無法攻下，戰況對宋軍漸趨不利。魏太武帝見時序已至十月，遂啟動反擊戰，御駕親征救援滑臺。王玄謨前鋒垣護之探得此重要情報後，立即回報王玄謨，並建議不惜代價攻下滑臺，再以此做為守備據點，阻遏魏軍南下。惜王玄謨不聽，且其聽聞魏軍渡河後，反應竟如宋元嘉七年(430)的到彥之如出一轍，不敢與魏軍決戰反而引兵後撤，「及託跋燾軍至，(王玄謨)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⁶²魏軍乘勝追擊，宋軍大敗，「玄謨大懼，棄軍而走，眾各潰散，追躡斬首萬餘級，器械山積。」⁶³劉宋企圖攻佔滑臺的軍事行動仍然沒有達成。

三、虎牢的軍事衝突

北魏與南朝對虎牢的爭奪，較激烈者約有四次，分別是宋永初三年(422)、宋元嘉七年(430)、元嘉二十七年(450)、梁中大通元年(529)等四次，茲分述如下：

(一) 首先是永初三年(422)九月魏明元帝發動的河南地戰爭，席捲河南四鎮，當時劉宋虎牢守將為司州刺史毛德祖，而魏軍則由甫攻克滑臺的奚斤率領，欲乘勝攻下虎牢，不過魏軍的攻勢都被毛德祖瓦解，《宋書·索虜傳》：⁶⁴

十二月，虜置守於洛川小壘，德祖遣翟廣馳往擊之，虜退走。廣安立守防，修治城塢，復還虎牢。……鄭兵與公孫表及宋兵將軍、交州刺史交趾侯普幾萬五千騎，復向虎牢，

60 《資治通鑑》卷125〈宋紀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頁3948。

61 《宋書》卷76〈王玄謨傳〉，頁1974。

62 《宋書》卷76〈王玄謨傳〉，頁1974。

63 《魏書》卷4下〈世祖紀下〉，頁104。

64 《宋書》卷95〈索虜傳〉，頁2324。引文中的鄭兵將軍指奚斤，「奚斤，代人也。……太宗(魏明元帝)即位，為鄭兵將軍。」魏明元帝封奚斤為鄭兵將軍，參見《魏書》卷69〈奚斤傳〉，頁697-698。

於城東南五裏結營，分步騎自成臯開向虎牢外郭西門，德祖逆擊，殺傷百餘人，虜退還保營。

由於魏軍屢攻不下，又常受到宋軍的襲擊，奚斤、公孫表等魏將遂向魏廷求援，魏明元帝乃大舉增援，「(拓跋)嗣自鄴遣兵益虎牢，增圍急攻。……嗣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樓伏連)助鄭兵攻虎牢。」⁶⁵

由於毛「德祖恩德素結，眾無離心。」⁶⁶頗受將士愛戴，因此駐守虎牢的宋軍凝聚力非常強，在毛德祖帶領下堅守，然而在魏軍不斷的增援下，宋軍死傷慘重，其戰況之慘烈，據《宋書·索虜傳》載：⁶⁷

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虜增兵轉多。虜撞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仍舊為四，賊撞三城已毀，德祖唯保一城，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死者太半。

雖然虎牢宋軍奮勇堅守，但虎牢周遭城戍多遭魏軍攻陷，有西方的金墉、洛陽、滑臺；東南面的許昌；東方的碭碭等，虎牢實際上已成孤城，劉宋的奧援進不來。而魏明元帝更在宋景平元年(423)四月抵達虎牢前線，不僅振奮魏軍士氣，同時再增援軍，命叔孫建率其所屬加入圍攻虎牢行列。為了給虎牢最後一擊，魏明元帝決定阻斷虎牢城內水源，「城內乏水，懸綆汲河。(魏明元)帝令連艦上施轆轤，絕其汲路，又穿地道以奪其井。」⁶⁸被圍二百餘天的虎牢，在得不到援助下，終於在閏四月己未遭魏軍攻陷，史載：⁶⁹

二十一日，虜作地道偷城內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至其月二十三日，人馬渴乏飢疫，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遂剋虎牢，自德祖及翟廣、竇霸，凡諸將佐及郡守在城內者，皆見囚執。

毛德祖戮力固守達半年之久，魏明元帝敬重其固守之節，「勒眾軍生致之，故得不死。」⁷⁰毛德祖雖成為俘虜，但沒有受到太多刁難，六年後死於北魏。

(二) 元嘉七年(430)三月宋文帝的首次北伐曾短暫收復虎牢，當時北伐總指揮為右將軍到彥之，而負責進攻虎牢的是驍騎將軍段宏，「驍騎將軍段宏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以相犄角。」⁷¹由於魏太武帝採「歛戍相避以退為進」戰略，故虎牢魏軍很快即北撤，其實不只虎牢，北魏在河南各城戍的駐軍盡皆北返，「彥之進軍，虜悉斂河南諸戍歸河北。」⁷²魏軍撤退後宋軍順利進佔虎牢。對於虎牢防務，到彥之以奮威將軍、司州刺史「尹冲守虎牢。」

65 《宋書》卷 95〈索虜傳〉，頁 2326-2327。

66 《宋書》卷 95〈索虜傳〉，頁 2328。

67 《宋書》卷 95〈索虜傳〉，頁 2328。

68 《魏書》卷 3〈太宗紀〉，頁 63。

69 《宋書》卷 95〈索虜傳〉，頁 2328。

70 《宋書》卷 95〈索虜傳〉，頁 2328。

71 《宋書》卷 95〈索虜傳〉，頁 2331。

72 《宋書》卷 95〈索虜傳〉，頁 2333。

⁷³不過劉宋收復虎牢的喜悅並未持續太久，該年十月魏軍大舉反攻，其中進攻虎牢的乃冠軍將軍安頡，當時安頡甫攻克金墉，遂乘勝「進攻虎牢，虎牢潰，義隆司州刺史尹冲墜城死。」⁷⁴宋軍既收復虎牢，何以輕易遭魏軍奪回，主因在於未積極加強防務。王仲德曾對到彥之提出警訊，「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豈不能為三軍之憂。」⁷⁵他力主加強四鎮的防禦工事，並集中兵力固守，惜到彥之未接受王仲德意見，反而將宋軍散置在東西二千公里的戰線上，每處守備兵力不過數千人，如此長蛇陣的守備方式，容易遭魏軍突破。由此亦可知虎牢的防守兵力不過數千，尹冲靠如此單薄的力量自然無法抵擋魏軍的攻擊，最後壯烈成仁，「尹冲……抗節不降，投塹死。」⁷⁶

(三) 元嘉二十七年 (450) 七月因宋文帝北伐引爆的魏宋大戰，雙方再一次爭奪虎牢，不過此次宋軍並未能攻陷虎牢。宋文帝此次北伐的戰略佈署，分成東、中、西三路大軍同時出擊，其中中路宋軍由南平王劉鑠統領，戰略目標即是河南重鎮虎牢。⁷⁷宋軍向虎牢挺進過程中堪稱順利，一路攻佔長社、小索、大索等鎮戍，隨即兵臨虎牢城下。魏太武帝遣永昌王拓跋仁領軍救援虎牢，並迎戰劉鑠所領的宋軍，而虎牢魏軍見援軍到來，兩支魏軍聯合擊退宋軍，史載：「虜永昌王宜勤庫仁真（拓跋仁）救虎牢，（到）坦之敗走。虜乘勝逕進，於尉氏津逢（劉）康祖，康祖戰敗見殺。」⁷⁸劉鑠雖是中路宋軍總指揮，但並未親臨虎牢前線，前線與魏軍的戰鬥由胡盛之、到坦之等將領負責，「（劉）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到坦之出上蔡。」⁷⁹相較於宋景平元年 (423) 北魏攻陷虎牢一役，由於虎牢宋將毛德祖的堅守，戰況異常慘烈，然此次攻守易勢，宋軍主攻、虎牢魏軍防守，何以攻城宋軍迅速被擊退，關鍵在於北魏以八萬大軍增援虎牢，⁸⁰以此龐大軍力自然能擊退宋軍解虎牢之圍。

73 《南史》卷 25〈到彥之傳〉，頁 675。

74 《魏書》卷 30〈安頡傳〉，頁 716。

75 《宋書》卷 46〈王懿傳〉，頁 1392。

76 《宋書》卷 95〈索虜傳〉，頁 2333。

77 關於宋文帝此次北伐三路大軍的兵力佈署與進軍路線，筆者在《北魏與劉宋戰略關係研究——從國家戰略觀點的解析(下)》(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年 9 月)一書中有詳細論述，請參見該書頁 201-212。

78 《宋書》卷 72〈文九王·南平穆王鑠傳〉，頁 1857。

79 《宋書》卷 72〈文九王·南平穆王鑠傳〉，頁 1856。

80 永昌王拓跋仁是否統率八萬大軍不無疑問，他在擊退宋軍解虎牢之圍後乘勝追擊，於尉武（今安徽鳳台）遭遇劉宋左軍將軍劉康祖，大敗其所率宋軍，劉康祖亦陣亡。關於上述史實，《宋書·南平穆王鑠傳》：「虜永昌王宜勤庫仁真（拓跋仁）救虎牢，（到）坦之敗走。虜乘勝逕進，於尉氏津逢（劉）康祖，康祖戰敗見殺。」參見《宋書》卷 72〈文九王·南平穆王鑠傳〉，頁 1857。《宋書·劉康祖傳》：「會虜永昌王庫仁真以長安之眾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凡有八千人。」參見《宋書》卷 50〈劉康祖傳〉，頁 1447。另《資治通鑑》：「（十一月）癸卯，（拓跋）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參見《資治通鑑》卷 125〈宋紀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頁 3953。可見拓跋仁以八萬大軍在尉武殲滅劉康祖的八千宋軍確為事實，而在此之前，拓跋仁已在虎牢大敗到坦之，故據《宋書·南平穆王鑠傳》、《宋書·劉康祖傳》、《資治通鑑》綜合言之，魏太武帝見虎牢形勢危急，令拓跋王仁領八萬大軍解虎牢之圍，而解除虎牢危機後繼續向壽陽挺進，在尉武遭遇宋軍劉康祖部，拓跋仁以軍隊優勢全殲之。

(四) 虎牢的攻守形勢至南梁時再度發生變化，魏永安元年(528)四月尔朱榮率軍攻入洛陽，殺害靈太后及宗室大臣等二千餘人，⁸¹史稱「河陰之變」。⁸²部份僥倖逃脫的北魏宗室，紛紛投歸南梁，其中包括北海王元顥。梁武帝對元顥的來歸有其想法，若能扶植一傀儡政權，當能以其為號召進攻河南，遂於「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元顥為魏主，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⁸³陳慶之率七千梁軍屢戰屢勝，連克睢陽、滎陽等重鎮，於梁中大通元年(529)五月進抵虎牢。虎牢關乃護衛洛陽的雄關，易守難攻，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險，北魏守將尔朱世隆據關而守。不料，尔朱世隆竟畏懼於陳慶之聲威，不戰而逃，「尔朱世隆棄虎牢遁還。」⁸⁴梁軍雖佔領虎牢，但一個多月後，北魏於七月發動反攻，梁軍全軍覆沒，陳慶之僅以身免，⁸⁵虎牢再度為魏有。

四、碭碭的軍事衝突

碭碭乃河南四鎮最東側的戰略重鎮，北魏建立前後，均為南方政權所控制。晉太元八年(383)前秦與東晉的淝水之戰，晉軍前鋒都督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碭碭。」⁸⁶晉義熙十三年(417)已掌控東晉軍政大權的劉裕北伐後秦時，命冠軍將軍向靖屯軍碭碭。⁸⁷而劉裕建立劉宋政權後，仍然繼續控制碭碭，然宋永初三年(422)北魏與劉宋爆發的河南地戰爭，使碭碭的歸屬發生變化。魏明元帝十月遣中領軍娥清等將經略青州、兗州，而欲渡過黃河進攻青兗等地，最近的津渡即是碭碭，「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于碭碭。」⁸⁸娥清所率魏軍迅速攻占碭碭，「虜將安平公鵠青(娥清)二軍七千人南渡，於碭碭東下。」⁸⁹魏軍隨即攻入青州、兗州等地，而碭碭也自此入魏，北魏隨即在次年設為濟州治所，《魏書·地形志》載：「濟州，治濟北碭碭城。泰常八年(423)置。」⁹⁰

81 據《魏書》卷10〈孝莊紀〉，頁256載：「(尔朱)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劼、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陽王雍……，公卿已下二千餘人。」

82 關於河陰之變的原因、過程及其影響，可參閱胡勝源，〈河陰之變新探：以尔朱榮為中心的討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8期，2012年11月，頁1-50。宋大川、夏連保，〈北魏河陰之變述論〉，《晉陽學刊》，1991年5期，1991年10月，頁65-69。吳少珉，〈試論北魏「河陰之變」〉，《史學月刊》，1983年1期，1983年1月，頁26-29。

83 《梁書》卷3〈武帝紀下〉，頁72。

84 《魏書》卷10〈孝莊紀〉，頁262。

85 《梁書》卷32〈陳慶之傳〉，頁463載：「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尔朱)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為沙門，間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

86 《晉書》卷79〈謝安附玄傳〉，頁2083。

87 《宋書·向靖傳》：「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高祖(劉裕)祖諱同，改稱小字。高祖北伐，彌以本號侍從，留戍碭碭。」參見《宋書》卷45〈向靖傳〉，頁1374。

88 《資治通鑑》卷119〈宋紀一〉，武帝永初三年，頁3750。

89 《宋書》卷95〈索虜傳〉，頁2324。

90 《魏書》卷106中〈地形志中〉，頁2528。

宋元嘉七年(430)三月宋文帝發動的北伐，曾短暫收復碭碭，不過那是建立在魏太武帝為避開夏季與劉宋水軍作戰，準備在冬季以騎兵決戰的戰略思維，故令碭碭守軍先行撤退，「秋七月戊子，索虜碭碭戍棄城走。」⁹¹宋軍總指揮到彥之雖不費吹灰之力收復河南四鎮，但並未立即加強四鎮的防禦力量，可見其戰略意識不足。及至十月魏太武帝吹起反攻號角，碭碭並無足夠防衛力量，自然又遭北魏奪回。

元嘉二十七年(450)七月宋文帝的二次北伐，劉宋對碭碭先得後失的歷史再度重演。魏太武帝仍然秉持「先守後攻、以退為進、冬季決戰」的戰略指導，故碭碭魏軍面對宋軍的進攻，早已先行撤守，「索虜碭碭戍委城走。」⁹²劉宋輔國將軍蕭斌未遇太大抵抗便佔領碭碭等鎮戍，《宋書·蕭斌傳》載：⁹³

(蕭)斌遣將軍崔猛攻虜青州刺史張淮之於樂安，淮之棄城走。先是，猛與斌參軍傅融分取樂安及碭碭，樂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碭碭，至是又克樂安。

魏軍於十月大舉反攻，劉宋寧朔將軍王玄謨肩負碭碭防守重任。當時宋軍圍攻滑臺已數月卻屢攻不下，魏太武帝親自率軍擊退包圍滑臺的宋軍後，兵鋒轉向碭碭，「車駕(指魏太武帝)發滑臺，過碭碭。」⁹⁴魏軍聲勢浩大，次年正月攻下碭碭，王玄謨領殘軍敗走歷下，「寧朔將軍王玄謨自碭碭退還歷下。」⁹⁵北魏收復碭碭。

元嘉二十九年(452)五月，宋文帝利用魏太武帝崩逝之際再度下詔北伐，以蕭思話為北伐總指揮，「六月己酉，……撫軍將軍蕭思話率眾北伐。」⁹⁶七月，宋軍已完成對碭碭的包圍，由於碭碭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宋軍必須攻下碭碭作為前進據點，故蕭思話對碭碭展現勢在必得決心，他將宋軍分三道猛攻，打算用多點突破，「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⁹⁷宋軍攻勢雖猛，但圍攻近一個月卻毫無進展。另一方面，碭碭魏軍決定採地道戰術突破宋軍封鎖，從城內挖掘地道猛然殺出，宋軍猝不及防，「賊(指魏軍)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及蟻車，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毀崔訓攻道。」城樓上魏軍見地道戰術奏效，再乘亂從城內殺出，上下兩路魏軍突入宋軍營寨衝殺，宋軍大敗，而張永見戰況不利欲後撤，卻未告知其餘將領，導致訊息混亂，魏軍見宋軍指揮系統紊亂，乘隙追擊，宋軍傷亡慘重：⁹⁸

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卒燒死及為虜所殺甚眾，(張)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眾軍驚擾，為虜所乘，死敗塗地。

91 《宋書》卷5〈文帝紀〉，頁79。

92 《宋書》卷5〈文帝紀〉，頁99。

93 《宋書》卷78〈蕭斌傳〉，頁2017。

94 《魏書》卷97〈島夷劉義隆傳〉，頁2138。

95 《宋書》卷5〈文帝紀〉，頁99。

96 《宋書》卷5〈文帝紀〉，頁101。

97 《宋書》卷78〈蕭思話傳〉，頁2015。

98 《宋書》卷53〈張永傳〉，頁1511-1512。

蕭思話聞碻磝敗訊大驚，自歷城率軍前往增援，會同張永敗軍再次猛攻，然碻磝仍屢攻不下。蕭思話因軍隊乏食及擔憂魏軍增援，只得退兵返回歷城。蕭思話對碻磝失利頗為不滿，在碻磝就已經殺了張永司馬崔訓，「崔訓以樓見燒，又不能固攻道，被誅於碻磝。」⁹⁹劉宋對碻磝的爭奪戰又告失敗，此次宋軍甚至未能進入碻磝城。

肆、河南四鎮的戰略地位分析

河南四鎮在大一統王朝或許凸顯不出重要性，然一旦進入南北分裂時，四鎮的戰略地位即彰顯出來，主要是津渡權的掌握，關係南北雙方能否順利的渡過黃河向對方進軍，若津渡權無法掌握，渡河時容易遭對方襲擊。然黃河深遠，控制黃河沿線各個渡口並不容易，宇文泰曾云：「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¹⁰⁰黃河上、中、下游可渡河處，據《讀史方輿紀要》所言即有數十處：「河南境內之川，莫大於河。而境內之險，亦莫重於河。……蓋自東而西，橫亘幾千五百里，其間可渡處，約以數十計。」¹⁰¹這麼多的渡口無法一一派駐兵力，因此最基本的即是掌握大型津渡，如河南四鎮，再以此四鎮為基礎，加強四鎮間的防禦和聯繫，強化黃河沿線的區域聯防，每個鎮戍各自往東西延伸防禦空間，和左右鎮戍形成防禦網，如金墉往東、虎牢往西，嚴密監控兩鎮間可渡河處；同樣的，虎牢往西、滑臺往東，以及滑臺往東、碻磝往西，甚至碻磝可在往東延伸至黃河下游，金墉可在往西往上游延伸，如此可建構完整的防禦體系，當然，這一切須建立在控有四鎮的基礎上。

由此可見，控制河南四鎮成為掌控津渡權的基礎，尤其四鎮各自有其津渡的戰略性，如碻磝乃黃河下游在山東境內最重要的渡口，欲用兵青齊地區或進攻濱海地區，碻磝是最近、最方便的渡口。而滑臺則是控制白馬津，欲從白馬津渡河，若未能佔有滑臺則幾無可能。至於虎牢、金墉，因位處水河交錯之處，可監視各水河上之船隻動態，如虎牢城北靠黃河且鄰汜水，可監控黃河、汜水；金墉則可監視欲進攻洛陽水軍之動態，成為洛陽城的外圍屏障。

河南四鎮缺一不可，需同時具有四鎮始能構完整的戰略體系，以地理方位而言，金墉最西居上游，自西而東依序為虎牢、滑臺、碻磝，欲守住四鎮，需將四鎮的防禦體系連成一氣，若四鎮只居其一或僅佔其二，則不但無法建構完整戰略體系，所佔鎮戍孤立無援，容易遭受攻擊，如晉義熙年間劉裕的北伐。當時四鎮分屬三個政權，碻磝屬東晉，劉裕為了穩定東方情勢及監視建康動向，以冠軍將軍向靖「留戍碻磝。」¹⁰²可見東晉佔有碻磝。而滑臺屬北魏，守將為面對劉裕大

99 《宋書》卷 78〈蕭思話傳〉，頁 2015。

100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3 月）卷 1〈文帝紀上〉，頁 12-13。

101 《讀史方輿紀要》卷 46〈河南一〉，頁 1930。

102 《宋書》卷 45〈向靖傳〉，頁 1374。

軍棄城而逃的尉建。至於金墉、洛陽、虎牢則屬後秦，前文已述劉裕率軍北伐連陷後秦各城戍，包括金墉、洛陽，可見金墉、洛陽屬後秦。虎牢則是東晉冠軍將軍檀道濟領軍進至成臯後，後秦守將自知不敵，連同虎牢一起投降，「晉兵至成臯。……既而成臯、虎牢皆來降。」¹⁰³後秦、北魏、東晉分佔四鎮，無法展現四鎮聯合防禦的戰略優勢，以致北魏滑臺守將尉建，面對晉軍沿河大舉西進時，竟自動撤守，除尉建懦弱外，滑臺孤立無援亦是一大主因，蓋因碣磬、虎牢非北魏所有，故無法獲得東面碣磬、西面虎牢的支援。同樣情形也發生在金墉、虎牢身上，由於後秦四鎮僅佔其二，當金墉、虎牢遭受晉軍攻擊時，無法獲得東面滑臺的支援，因滑臺屬北魏。

魏明元帝於宋永初三年(422)發動的河南地之戰，在虎牢攻防戰中，由於劉宋守將毛德祖固守，魏軍屢攻不下，之後魏明元帝改變戰略，先清除虎牢周圍鎮戍孤立之。因此當金墉、洛陽、滑臺等鎮戍皆遭魏軍攻下，又得不到宋廷奧援時，虎牢已成孤城，覆敗乃遲早之事，不久後魏軍果然攻陷虎牢，並佔有河南四鎮。事實上，南北雙方對四鎮的相互影響都有清楚的戰略認知，如劉宋大將王仲德曾言及四鎮的戰略態勢：「洛陽既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¹⁰⁴是故四鎮各自的戰略地位雖然重要，但需將四鎮視為一整體，四鎮的攻守得失，往往牽動河南地區的戰略態勢發展，故四鎮的攻守戰略不能切割處理，必須加強連結及建立共同的戰略體系，才能充分發揮四鎮的戰略意義。

伍、結論

黃河、淮河、長江乃中國自北而南天然的地理分界線，大一統王朝並無特殊的軍事價值，然一旦進入南北對抗或分裂時期，其戰略意義即彰顯出來。若南北以黃河為界，代表南方勢力達到鼎盛，如劉裕執政時的東晉末、劉宋初，與北魏大致以黃河為界；反之若以長江為界，則標誌北方勢力盛於南方，如陳朝國力不盛，退縮至以長江為國防線。是故南北政權各視長江、黃河為其生命線，一旦以長江、黃河為界，代表某一方生存受到威脅，受威脅一方欲將勢力跨越江河免除威脅，此即為魏明元帝發動河南地戰爭奪河南四鎮的根本原因。

北魏未控有四鎮便無法掌握津渡權，魏軍渡河風險極高，故魏明元帝為了北魏的生存，必須跨越黃河將國防線往南延伸，因此在河南地戰爭中，魏人感受到以黃河為界的生存威脅，所以魏軍官兵的心理狀態、攻擊力道及戰爭認同感強。反觀劉宋，控有四鎮以黃河為界確是其最佳的國防線，有利於其北伐，但四鎮離其政治中樞建康甚遠，失去四鎮並未對生存產生立即威脅，因此在心理狀態及防禦力道而言，未如北魏的強烈，蓋因劉宋以長江為其生命線之故。然一旦北方軍

103 《資治通鑑》卷117〈晉紀三十九〉，安帝義熙十二年，頁3693-3694。

104 《宋書》卷46〈王懿傳〉，頁1393。

隊攻至長江威脅其生存時，其展現之防禦力道便極為強烈，如宋元嘉二十七年(450)魏太武帝兵臨瓜步，窺視建康聲言渡江，當時建康城內幾乎全城總動員，「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王公以下弟子皆從役。」¹⁰⁵可見當劉宋視為生命線的長江受到威脅時，其所展現的意志力、軍事力，與其防守四鎮對抗魏軍的侵略大為不同。

北魏經過魏明元帝發動的河南地戰爭取得河南四鎮，而南朝相當瞭解四鎮的戰略價值與軍事意義，故將收復四鎮列為戰略目標，雖然南朝在多次的北伐中均曾收復四鎮，如宋文帝的兩次北伐，卻都是曇花一現，當魏軍大舉反攻時，四鎮又回到北魏手中。不過，南朝對四鎮的企圖一直未曾稍減，梁武帝時陳慶之的北伐曾攻佔虎牢與洛陽，然仍是得地而不能守，虎牢、洛陽最後還是遭魏軍奪回。

河南四鎮對南北政權的戰略意義在於何方佔有便成為強弱的分水嶺，當北魏從劉宋手中搶佔四鎮後，北強南弱態勢大致底定。先是南朝從以黃河為北方國境線退至淮河，之後淮河國防線又遭北方勢力跨越，最後則是陳朝時國防線退縮至長江，可見劉宋初年未能堅守四鎮，導致南朝陷入戰略劣勢的後果。南朝若堅守四鎮，尚保有與北魏抗衡的空間，國防線也不致一退再退而至長江，由此可見，河南四鎮在北魏與南朝間戰略地位的重要，南朝據之，可力抗北魏，限縮其勢力於黃河之北；一旦北魏佔領後，不僅對南朝擁有軍事、地理上的戰略優勢，並得以河南四鎮為基礎，逐步展開對南朝的侵略。



圖 1 河南四鎮相關形勢圖

105 《資治通鑑》卷 125〈宋紀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頁 3959-3960。

參考文獻

一、古籍

- 西漢·司馬遷：《史記》，臺北：天工書局，1985年。
-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臺北：三民書局，1994年。
-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 北齊·魏收：《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98年。
-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唐·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
-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
-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西南書局，1982年。
- 北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新一版。
- 南宋·呂祖謙：《宋文鑒》，《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南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

二、近人編輯、論著

- 吳少珉：〈試論北魏「河陰之變」〉，《史學月刊》，1983年1期，1983年，頁26-29。
- 宋大川、夏連保：〈北魏河陰之變述論〉，《晉陽學刊》，1991年5期，1991年，頁65-69。
- 胡勝源：〈河陰之變新探：以尔朱榮為中心的討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8期，2012年，頁1-50。
- 蔡金仁：《北魏與劉宋戰略關係研究－從國家戰略觀點的解析（下）》，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

投稿日期：2016/01/14 接受日期：2016/03/09

Observations of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Four Towns in Henan from the Wars between the North Wei and Southern Dynasties

Chin-Jen Tsai¹

Abstract

In the North Wei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four towns in Henan had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the fight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us the four towns formed a so-called hot war zone. Whoever occupied the four towns will have a strategic advantage. Whe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occupied the four towns, they could take the advantage of the Yellow River as a natural barrier to resist the North Wei; when the North Wei occupied the four towns, the Yellow River will no longer be a hindrance for North Wei crossing the river. Instead, the North Wei can use the four towns as a forward base to attack the South. The four towns all belonged to Liu So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Liu Song. Later they were annexed by the North Wei, since then the long-term control of four towns in the hands of the North Wei. To restore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ttacked the four towns, although they had recaptured the towns four times, but their possession of the towns was very short, since the North Wei recaptured the towns again. Exploring the four town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wars between the North Wei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s of the four towns, indicating their surrounding mountains and rivers, fortress and other distribution situation, describing the wars taking place between the two warring parties and examining the military value and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four towns to both parties.

Keywords: Four towns in Henan, North Wei, Southern dynasties, War, Strategy

¹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Shu Zen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Management
Corresponding Author: Chin-Jen Tsai, E-mail: kmt3320121@hotmail.com